走在小路上

冬天。

在川南，不很冷。

冬水田犁过了耙过了，波平如镜。一笼笼翠竹照映在水田里，像是在透明的镜面上画着一幅山水。翠竹过去便是浅浅的山，山丘上一片片青，那是冬眠的麦苗。它们跟水田一样静谧，躺卧在冬日的阳光里，吮吸温馨，吮吸希望，吮吸热能，吮吸力量。

竹影倏地摇动了，麦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也竟相跟着微微起伏。

和煦的冬日里，这一带难得有风。只听得“唰唰唰”的声响里，忽而爆发出厚重的笑声。

“么弟，怎么样，认输了吧？”笑声过后，一个同样厚重的声音问道。

“不，我不，三盘为定准。”

“好好好，依你，兄弟出门，当哥的吃亏，好好好，依你。”

兄弟高兴了，白里透红的长条脸上，两只柔顺的眼睛里忽闪着不容易看到的执拗和坚毅。他弯腰寻找石片儿，拣一块看看扔了，又拣一块看看又扔了，

“么弟，给，你挑一块。”

做哥的摊开两手，手里捧着十来块石片儿，宽宽的薄薄的，这可是打水飘飘儿的利器。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”，在成都尊经书院读书的二哥实在比幺老弟高明得多，玩水飘飘儿选石片儿他就很有套数。

方才，哥俩赛过两盘了。

一盘连续甩出三块石片儿，比谁的石片儿在冬水田的水平面上飘得远。前两次做兄弟的都没有赢过当哥的，所以才有“三盘为定准”之说。

“么弟，当哥的这次让你两箭怎么样？”

“不，我不。哥，你先打吧。”

“我不是说啦，兄弟出门当哥的吃亏，还是你先打。”

“好吧，我先打。”

吴玉章右手握一块石片儿，腰一弯手一扬，石片儿像响箭似地射出去了。

“唰唰唰”,水平面被搅动了。

翠竹在摇晃，麦苗在起伏，水里的一幅画面折来折去，真像和煦的冬日里倏忽间刮起了风。

吴玉章使出了浑身力气，石片儿在水面上像箭一样射出去，“唰唰唰”，一次比一次飘得远。他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只要胜过二哥，他就不用去闯那一道让人说有多难堪便有多难堪的难关了。

“么弟，现在看我的。”

二哥吴永锟腰一弯但石片儿没有甩出去，这年玉章已满 14 岁，无论怎么说还是个孩子。而永锟却娶过亲考上过秀才，在乡间小路上虽说童心再现，兄弟嬉戏，但玩打飘飘的石片儿实在不是读书人的体统。他想了想，于是说：

“玉章，为兄退避三舍，三箭一起让，表舅娘家不去啦。”

吴玉章卡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来。

二哥在尊崇汉学的尊经书院已经读了一年，很是讲究五伦八则、孝悌忠信，假期回家省亲，都要安排日子走亲戚。开了年玉章也要跟随他上成都，母亲于是叫他带着幺弟一路，他是久别探望，幺弟则是提前辞行。近日已经走了好几家亲戚了，今天是去游姓表舅娘家。

表舅娘家住威远县新和乡的小连冲。

从荣县双石桥的蔡家堰去小连冲，只不过小半天路程。出得家门，玉章蹦蹦跳跳煞是高兴。他这几年显得少年老成，心都拴在“子曰诗云”上边去了，平时很少出门。这几天跟着二哥，听他讲外边的事情，一阵子是西门外的青羊宫，一阵子是武侯祠的出师表，津津有味中拣起石片儿打水飘飘儿。

“么弟,泥水溅得老高,莫把身上弄湿啦。”

二哥在提醒他。

开初他不在意，二哥又说：

“你忘啦？我们今天去的是游家！”

吴玉章心里咯噔一下，脸红了。他自己怪自己：这几天高兴昏了头，图新鲜听新事，只顾跟着二哥跑，游家都去得么？脸上的红晕越过耳根子，像石片儿在

冬水田里搅起的涟漪，拦也拦不住地向脖子上卷去。

“哥，我不去啦。”他站下来。

“笋子还要出土见天，你怕啥？去去去。”二哥回转身盯住他，长长的眼角飞出了鼓励。

“不，我不去。”

“都走到游表舅娘家当门了，说不准游子文那对针尖细的眼睛都看见我们了。近其门而不入，说得过去么？走，幺弟，快走！”

游家在小连冲冲底，三合头的房子，当门没砌围墙，若是有人在正屋的阶沿上，实在可以望见玉章和永锟眼下走着的这条田间小路以及他俩的身影。

“哥，要去你一个人去，我横竖不去了。”玉章的脖子更红了，同时更执拗了。

好说歹说，最后有了打水飘飘儿赌输赢一说。玉章胜了他就不去游家，永锟胜了他就去游家。连着两盘都是哥胜，照说他只得跟二哥到游家去。

他本是个讲信义的少年，为避免脸红脖子粗的尴尬，耍赖皮出于无奈，这才缠着二哥来第三盘。

二哥退避三舍出乎他的意料，却又意料之外地从另一面刺激了他的自尊和执拗。二哥讲孝悌忠信，我为啥不讲？经我也读过，礼我也学过，幺弟不再听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哥的，去去去，到游家去，游表舅娘还会咬人么？游子文表哥还会吃人么？

“哥，走，我去！

“对啦，么弟往后是干大事的，明知山有虎还向虎山行…… 二哥笑起来，“游表舅娘家会有老虎么？好好好，走！

2

在游家正屋阶沿上迎候玉章兄弟俩的，不是游表舅娘，也不是游子文表哥。

今天新和逢场，表舅娘赶场去了，家里缺油少盐，她提上几十个鸡蛋上街去卖。子文表哥出诊去了，他务农兼作郎中，医术虽不顶高明，但医德好，又把细认真，就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，有了病也请他去。

玉章跨进院坝，腿上就坠上了秤砣。

永锟倒是走得风快，迎候的人刚张口，他就先招呼出声了。

“丙莲妹子，我们来看表舅娘，也看你和子文哥。”

游丙莲请两人去堂屋里坐，随后捧出了桂花茶。

丙莲长得很白净，一头乌黑的头发，梳到脑后扎成一条辫子，辫梢系一根红头绳，绳红发黑脸颊白，三种颜色衬托得十分鲜明。

永锟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玉章，玉章似乎缓过神来了，脖子和耳根上的红晕已经悄悄退去。

小连冲隔新和场不远，主人的前脚踏客人的后脚，这时游表舅娘从场上回来了。她好像知道有贵客临门，卖了鸡蛋的篮子里，除了油盐，还有一块坐墩肉。

永锟走出堂屋迎着表舅娘，从她手腕上拿过菜篮便往西边屋角的厨房走去。那里有一丛芭蕉，宽大的叶子上洒满正午的阳光，碧绿色里爆出一派深蓝。表舅娘与站起身的玉章打了招呼便也向厨房走去。

她的拿手好菜是回锅肉。猪的坐墩即后腿上的肉，半肥半瘦，恰是做回锅肉的好材料。入冬的回锅肉，大都蒜苗拌炒，丙莲走出堂屋打算去地里拔蒜苗，妈将她拦下来。

丙莲眼下的分工是陪玉章。

玉章是1878年12月30日出生的，比丙莲足足小两岁。川南乡间的说法：“女大三抱金砖，女大二抱金豆。”吴游两家的母亲，不图抱金砖，捡一颗金豆就行

了，于是在玉章父亲过世的第二年，玉章这时 8 岁,母亲便把丙莲这门亲事定下。玉章兄弟姐妹五人，他是最小的一个，给他订了婚，也算了却一桩心愿。

两人小时候见过面，一块儿办过“娃娃家”。在记忆里，丙莲是个只做不吃的小姐姐。“娃娃家”有真办和假办，假办在屋里，找来几个碟子和瓶盖，又找来一些碎纸和布屑，分开放在碟子和瓶盖里，什么代替回锅肉，什么代替炒猪肝，什么代替冬菜汆汤，什么代替肉燉萝卜，席面便有了，几个小娃娃围拢来，咂舌响嘴地假装吃一番，有说有笑，一副大人的样子。玉章和丙莲那次的“娃娃家”，是真办，在游家屋后的柏树林里，丙莲带来了猪油和盐，还有的孩子找来了半个铜锅，于是摘来豌豆尖和瓢儿菜，由丙莲一手操作，分做两次在铜锅里炒出来。

等到吃了，她站在旁边笑，还抬起冻得红红的手捂着嘴。

“丙莲姐姐，你快来吃。”孩子们都在招呼她。

“你们好生吃。”她松开手看了一眼玉章，“还有客人，你们让客人先吃。”

好几年过去了，至今玉章还记得她的眼神，亮亮的热热的柔柔的。这会儿丙莲就在他的对面入坐，低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着头，他看不见她的眼神。

丙莲的眼神落在自己的脚上，其时是清朝的光绪年间，盛行缠脚，丙莲的脚正是标准的三寸金莲，这天穿在一双蓝色布面的绣花鞋里。花是绿色的牡丹，丙莲自己绣的，她的针活很好。

玉章顺着丙莲的视线，目光落在了绣花鞋上。心里有些动荡，就像心里也在打水飘飘儿，那一圈接一圈的涟漪在扩散在放大，像是浸漫在他的全身，身上发热，头上不知几时也沁出了一层细汗。

“你冷么？”丙莲终于抬起头，却看见玉章在用袖口擦额上的汗，忙改口问；“寒冬腊月天，你咋个还出汗？”

“我，我是个汗人。”吴玉章腼腆地笑了。

丙莲站起来，在腰间扯出一张手绢塞在玉章手里。玉章忙里忙慌地在头上擦了一下便要递还丙莲。

丙莲没有接。

“你带上吧。开了年，听说你要上成都读书，”丙莲说，“有这事么？你带上。”

玉章点点头，

“上成都是真的了，我没冤枉熬夜。”

丙莲返身进左边里屋，窸窸窣窣一阵，出来时手

里捧着三双布鞋。

“你很斯文，三双鞋够你半年穿的。”丙莲说，“放暑假回来，再给你做新的，那时你的脚又要长一截了。哎，走这样久一定会长的。”

丙莲的话语里有一种舍不得的离情别绪，玉章听出来了。他岔开话问：

“丙莲姐姐，你晓得我的脚有好长么？”他这时接过布鞋，盯着上边的细针密线，心里又泛起了涟漪。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，在母亲对她的慈爱里，又注入了另一个女孩的惦记，他的心窝里热乎乎的，一时半刻还分辨不出来两种情感的分量。

“我咋个不晓得你的尺码呢？”丙莲说，“我哥有次去你们家，半路滑到田里，一双鞋湿透了，到了你们家，不是穿的你的么？”

“哎呀，丙莲姐姐，你才是有心人哩。”

丙莲娇嗔地瞥他一眼。

“看你，开口丙莲姐姐闭口丙莲姐姐的，人家听见才好听呀！”

“我不叫丙莲姐姐，我叫啥呢？”玉章认真地问。

“你是读书人，读的书一大摞，叫啥还要问我！”

丙莲说着走出堂屋往厨房去了。

空气里飘来回锅肉扑鼻的香味，表舅娘在呼唤丙莲，吃午饭了。

3

回蔡家堰的路上，两兄弟走得很轻快。

玉章肩头上 挂着三双布鞋，影子落在冬水田里。恍然看去，仿佛肩头上挂的不是鞋，是丙莲高挑的身影，是丙莲在跟他并肩而行。

扭过头去，只望得见游家的屋脊了。一只白鹤从屋后的柏树林里飞出来，越过屋脊，在一抹火红的斜阳里缓缓落在他身畔的冬水田中。他蓦然记起儿时在柏树林里办“娃娃家”的情景，时光流逝太快，朦胧间就到了知情识感的年纪，一颗少年心禁不住生起莫名的怅惘。

他又回头看了看。

“么弟，望不见了。”永锟哈哈笑起来，“你还不想到游家呢，如何，回锅肉香吧！三双鞋够你在成都跑几个通城。”

二哥不愿意老弟陷入儿女情长，他于是给玉章说

起了省城成都，说起了尊经书院，说起了书院的来龙去脉，说起了饱学的老师和志在救国救民的莘莘学子……玉章的情绪像是转过来了，他向二哥提出许多问题，有书院的，有省城的，有张之洞的，有余栋臣的，有游大麻子的……游大麻子便是给玉章和游丙莲提亲的人，永锟二哥生怕么弟因乌及屋又难离难舍地把心魂抛到小连冲去，于是换了一个话题问玉章：

“么弟，大哥叫你干的事情做完了吗？”

“快完了，就是有几个先辈的事迹还需得润色润色，我的笔力难达到，二哥，怕得你动一点手。”

“需得润色的，是哪几个先辈呢？”永锟问。

“父亲孝斋公，我就没有写好。”玉章回答说。

“还有哪一位？”永锟又问。

“还有奶奶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再往上的先辈，我想从简一些。”玉章有主见地说，“续族谱这事，各房各支都在做，隔得越远的先辈，在各房各支的族谱上都要出现，相加起来，其实文字还是够多的。”

二哥先是点头，随后又补充说：“给先辈立小传，其实不在文字多少，着重点是抓住过筋过脉的事情。

像入川的一世祖吴应亮，我看了你写的，其实文字不算少……”

玉章插话说：“就因他是我们‘江宁吴氏’迁入四川的开山祖，所以我才写得详尽一些。”

永锟说：“写详尽一些没得错，缺陷是过筋过脉的你没写上。”

“啥该写的我没写？”玉章问。

“古人说，‘慎于行，思于成’。 你还是自个儿想一想。”永锟没回答他。

“二哥，你又要夹磨我啦！”玉章轻声笑起来。

“当然，玉不琢不成器噢！”

二哥笑着放大了步子。

写上的和写不上的

1

吴玉章的先世，本江宁望族，是春秋时期吴泰伯之后，在蔡家堰家里的正厅屋门两边，楹联上书写的便是：“百年丕振延陵绪，三让犹存泰伯心。”对祖先泰伯的谦让精神表示了继往开来，发扬光大的意愿。

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

后来，玉章的先辈有个叫吴罗政的，中了进士，先是到浙江作官，后又调到福建，于是子孙便在福建的汀

州府连城县何原里一个叫壁州溪的村子安了家。

当时依然是书香门第、富户人家。

到了明朝末年，战乱不断，有一支子孙叫吴明栋的，带着儿子吴日道于康熙二年（公元1663年）搬迁至长汀县的坪坑。这时家道中落，吴日道除耕种几亩薄田外，还教读村学以维持生计，读书当官的宿愿已经被颠沛流离的生活冲得没有影子了。

入川的一世祖吴应亮便是吴日道的次子。应亮觉得坪坑的山太荒、谷太深、土地太贫瘠了，于是在康熙六十年（公元1721年）率家往四川搬迁。

走的是羊肠小道，崎岖难行，一路上备尝跋涉的艰辛。吴玉章在奉大哥之命续族谱时对这位祖宗（即他所称的开山祖）实在是下过功夫的，可以说劳心焦思把自己学写文章以来那吃奶力气都拿了出来。二哥看后却说没有抓住过筋过脉的地方，从小连冲游家回来的当晚，他就翻开族谱用心考虑，好一阵都没拿定主意。

族谱就是家谱，续族谱就是写家谱。

父母去世后，大哥永桓当家。大哥把续族谱的任务本来是交给老二永锟来完成的。永锟秀才出身，又在尊经书院深造，大哥托付老二，是想把族谱弄得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